

燕子归时

[英] 理查德·杰弗里斯 著

倪庆旻 译

Yan Zi Gui Shi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世界散文名著



ShiJieSanWenMingZhu

燕子归时

[英] 理查德·杰弗里斯 著
倪庆霄 译

Yan Zi Gui Shi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FLOR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子归时/(英)杰弗里斯著;倪庆饴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世界散文名著)
ISBN 7-5306-3555-7

I. 燕… II. ①杰…②倪… III. 散文—作品集—
英国—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170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2.80 元

目 录

乡 村

在苏莱的一条小河旁.....	3
----------------	---

在 果 园

一条保存有罗马古迹的小河	17
荒无人烟的埃克斯穆尔	22
夏天的早晨	27
露塘	30
一个乡村火车站	33
麦鸡出没的地方	37
坚果风味的秋天	45
荒废的学校	52
一棵橡树苗	55
偷猎者沃比	56
拾橡实的孩子	61

春光烂漫的时节	64
---------------	----

燕子归时

鸟巢	71
故乡回忆	76

野生动物

如何留神观察野生动物	95
高贵的牡赤鹿	97
狐狸	99
鼬	102
刺猬	107
翠鸟	109
水獭	113
松鼠	118
野兔	120
棕鸟	123
水鹁	126
苍鹭	129
长脚秧鸡	132
乌黑的,亮晶晶的眼睛	136
燕子	139
秃鼻乌鸦	143
杜鹃	147
野蜂	150

蛇.....	152
--------	-----

打 猎 与 消 遣

单管猎枪.....	159
一天的活动.....	163
猎沙锥和野鸭.....	168
雉的保护.....	173
猎鹿.....	178
用雪貂行猎.....	186
偷渔.....	196
鱒鱼的保护.....	203
译后记.....	206

yan zi gui shi

乡 村

在苏莱^①的一条小河旁

一天我来到苏莱郡的一条小河旁，河上有桥，但桥头有一些木栏杆以防止人走近，这使我只好在一棵山杨树下坐下来，背靠着它休息。那里还生长有一些七叶树，山毛榉和桤树，形成一个长长的苗圃一端的边缘，这个苗圃是用来插柳枝的，它沿着那条小河，在公路延伸开去。在前面，向南，有开阔的草地和麦田，温润的西风把白云吹过时的阴影和阳光连续在地面交替、悄悄地移过去。

涨满水的小河，经过草地曲曲折折地向我流过来，好像由于快要泛滥而哆嗦，如同杯中的酒升到杯口，但还没有溢出。跟河岸上的绿草一般平，在它畅快地奔流的地方，闪亮得如同打磨过一样，它流过俯身在上面的柳树的黑影。小桥畔轻风拂过桥拱的地方，水波的波纹闪耀着金光。岸旁的水面轻轻滑向一个一侧的水闸，形成一条液态的曲线从上面过去，既清澈又不变形，仿佛固体的水晶，直到碰着石

① 苏莱郡 英格兰东南部毗邻伦敦的一郡，在伦敦以南。

· 麦子归时 ·

头而碎裂，空气在这里抓住机会，在水泡破裂时拿汩汩的声音作为游戏。

在麦田的田埂外，一片薄薄的轻柔的水气悬浮在远处的树林之上，把群山遮掩起来。山杨淡白的嫩叶轻轻地沙沙响着，还没到它们放声而歌的时候；七叶树的小枝由于最近的霜冻而低垂着头，还不能用它广大的绿阴挡住阳光。在对过的行人小径上的白点是黑刺李丛的遍地落花。

从玉米田传来树鸚的鸣声——远在田地的中央有一些孤立的橡树，鸟儿无疑在麦子和树枝之间飞上飞下。一只柳莺在后面的苗圃里悲伤地歌唱，有一次一只杜鹃在远方啼呼。

阳光是多么美！我脚下大路的尘土似乎白得发光。它被阳光点燃了，成为另外一种东西。这个地点从此成为我常来的地方。

那天早晨从桥上的栏杆向下游望，我看到桥拱口上有一根枯枝。它顺流而下时被挡住了。大量随波逐流的水草堵住了这根树枝，跟它纠缠在一起。还有新的杂草流过来加进那一大群，它吸引来一只水鼩。

这只棕色的小生物待在树枝上朝水面弯着身体，伸出两只前爪如同双手，把一根水草的细细的叶子拉向跟前，它用脚爪捧着草叶一点一点地啃着吃。它吃那甜嫩的部分，一点也不害怕地饱餐，虽然恰好在不过离我几英尺的脚下。

片刻间河水表面泛起较大的涟漪。有一道波纹是由通

过桥拱的气流造成的,但现在它扩大了。紧接着一只黑水鸡游出水面,开始在扭结成一团的水草边缘寻食。只要我一动不动,鸟儿就毫不在意,但是稍微一有动静,顿时急忙逃回到桥拱下。水黾则不那么胆小,它犹豫一下,四面看看,又吃草叶去了。

走到桥的另一面向上游观望,我看到流水把中央桥墩底部的沙子冲刷掉了,把砖石桥基暴露得相当深。更靠近河岸的沙子则沉积起来,使河水变浅,这里丛生着水芹和别的杂草,可以说形成一条草地与河的界限。从南岸的波纹上反映的阳光不断地以快速,颤抖的运动向桥拱靠近。

穿透清澈的流水,阳光把河底最小的石头都显露出来了,但在这边没有鱼,没有水黾或黑水鸡。在那天早晨也在以后的早晨这里什么动物也看不见;桥拱的尽头显然是动物最喜欢的地点。仔细地往那一边观看,黑水鸡已经急忙回来,水黾走了。有没有鱼呢?在阴影里的河水难于看清,遍布在河底边缘的褐色渣滓使一切都不分明。

我的眼睛注视着—块石头,很快就习惯于那特殊的光线了,河底的棕褐色东西变得轮廓更清晰。接着目光从—块石头转移到另一块,再挪到插在沙砾中的一根杉枝,我一点一点地搜索河底。如果你大致看看,同时样样东西都看,可以说——什么也看不见。倘若你固定在某个目标上,上下左右凝视它,然后移向下一个目标,那便什么也逃不过你的目光。我坚信这里什么也没有,眼下什么也看不见——

甚至一条刺鱼。

但流水还是清湛,可爱,有些地方挺深。河面太宽无法跳过去。沿河往下游莎草丛生,形成一条曲线,往上游嫩菖蒲茁长;从小河的外貌看,仿佛有人居住或动物栖居,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黑水鸡和水黾就在四周——但没有鱼。沿着草地有一条宽沟跟小河的一边相连。在涨水季节,河水泛滥,进入深沟,灌溉平坦的草地。

眼下,沟是干涸的;沟道内草的微黄色和白色跟周围丰润的草地的葱翠对比鲜明。里面长有樱草,茎有四分之一寸粗;在边缘上的青草内,刚好上涨的河水淹不到,生长着紫丁香色的酢浆草或碎米荠属的植物。

桥拱一侧的水闸为一口池塘提供活水,池塘仅由一条不超过二十码宽的草坪跟小河分开,水面散布着从河底泛起的片片浮沫。池塘至少有一部分是浅的,因为有一根从榆树断裂的褐色的枯枝在水面突出来,暂时有一只莎草文须雀飞来歇在上面(莎草文须雀是这么喜欢莎草和芦苇以及浓密的下层灌木,虽然你老是听到它在不多几码之内的鸣声,却不常看到它)。在这根光秃秃的树枝上,这只鸟儿充分显露出来,甚至眼边的条纹都看得见。但是它待在那儿只一两秒钟,然后又飞回到莎草和柳树中去了。

在我离开那地方沿着多尘土的大路往回走时我觉得一定有鱼,但它们在哪里呢?

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来到桥边山杨树下我的位子上,

我察觉到路边的牛蒡渐渐展开了它们的叶子，然后花也陆续开了。蒲公英，欧洲毛茛，立金花，款冬，都是黄色，已放在前头，紧随着的是紫色的活血丹，红色的野芝麻和雏菊；跟周围的野花相比，雏菊是后来者。黑刺李，七叶树和山楂跟上来，草地上由于毛茛花而成为一片金色。

只有一次我注意到河中有鱼的迹象。那是在一个温暖的星期六下午，我看到一个工人在上游老远靠近河沿儿的一个地方，用特殊的姿势弯着腰，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我有把握他是在试图诱捕一条产卵的狗鱼，但他没有成功。

过了好几个星期，一些钓鱼者（禁止捕淡水鱼的季节结束时）到由桥侧的水闸供水的几乎不流动的池塘畔举行了一次聚会。穿着整齐的小伙子带着优雅完善的渔具，骑着自行车到来，钓竿吊在他们的背后。把自行车举过篱笆门进入草地，他们让车子倚榆树放着，给钓竿装备好就在池边垂钓。较穷的少年则拿从树篱或更粗的篱笆上割下的长条，徒步跋涉而来，一同坐在草坪上一小时一小时地守望着他们的钓丝上的软木浮子。手工阶级的成年人，带着长途步行的尘土以及用手帕包好的午餐，十分认真地从事这项运动。钓鱼，如果胡乱放线，那证明是颇费时间的。

在天气好的时候常有一些青少年和四五个成年人沿着池边或立，或坐，或跪在草坪上，全都一心注意他们的浮子，差不多都不言不语。沿着公路赶车的人停

下他们的双轮轻便马车，大车和篷车观看他们一两分钟；徒步的旅客们则靠着篱笆门，或坐下来期待地等着。

有时一个或更多的胆子大的钓徒会卷起裤脚走下浅水，把饵投放到对岸水深的地方去。后来在不太远的地里有一条破损的旧平底船搁浅，于是拉往池塘。船的一头已经完全腐朽，但站在另一头可以压低它而使另一头翘起来超过水面，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可以对付着在船上捕鱼。

那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的钓鱼人仔细注意他们的浮子的神态，严肃如苍鹭，那是再认真不过了。他们一天复一天总是耐心地，总是满怀希望地守在那里。偶尔小有所获——不过能吃一餐罢了——还要传观一遍。一次一个精明的渔人，他熟悉钓鱼的全部诀窍，成功地钓到三条鲈鱼，每条大约有四分之一磅，还加上一条细长的鳝鱼。这是了不得的展品，受到大家的极大羡慕。但在那里我再没见到同样的人。他是满意了。

在我坐在山杨树下的白栏杆上，一边呼吸就在近旁开花的蚕豆的芳香时，一个问题油然而生，我永远不能向它提供一个答案：所有站立在池塘周围的群众都背对着那条美丽的小河。他们面前是停滞不流的池塘的泥泞池岸，池面飘荡着一块一块浮垢。

在他们身后是那条怡人的河流，清明澄澈，河边长着莎草，柳树和菖蒲，枝叶低垂在水面。那块在池塘和小河之间的草地肯定不到二十码；没有界限，树篱和栏杆，明显也没

有保护区,因为闲逛的人走过来洗从水闸边壕沟里采集到的水田芥,没有人干涉他们。

没有看守人或水上警察;甚至连一块布告牌也没有。警察,步行的和骑马的,每天要经过好几次,像别的人一样,停下来看钓鱼活动,但一句话也不说。事情摆明,没有什么原因要阻止这些人在河畔垂钓,可是他们通通毫无例外都在池塘钓。这对我似乎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

过一会儿我注意到另一种情况——谁也不对河中或桥拱底下瞧一眼。谁也不花片刻把目光从池面浮垢中间的浮子转移,哪怕只走二十步瞥一眼迅急的流水!这一现象表明池塘以鱼多而著名,而河则不然。在池塘钓过鱼的人个个向自己的朋友介绍,他们的朋友也向自己的朋友介绍,池塘有鱼。

所以每个新来的渔人是因为接受池塘有鱼这一事实慕名而来。这样池塘就有了因袭的名声,众口相传。

这就含蓄地从另一方面说明河中没有鱼,人们明显地是这么理解也是这么相信的。我坐在山杨树下推论出这番道理,可是这个普遍性的见解没能使我满意。在这条这么可爱的小河中准有什么东西!岸边的莎草,浅水中的菖蒲,随流水而款款地两边摇曳,莎草文须雀的啼呼,黑水鸡跟水鹬——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是个适合生物栖息的地方。

一天早晨,我从桥的护墙悄悄往下看水中阴影的深处,

我的眼睛刚开始细看河底，一个有点儿像短而粗的黑棍似的的东西从桥拱顺流而出，稍有点靠一侧。它刚离桥拱就不随流水而走，占据一个跟流水平行的位置而急停下来。它在面对水流的一头最粗大，另一头稍微有弹性地摆动，好像是因为流水冲击一张薄膜而产生的摆动一般。我全神贯注往阴影里盯视，费劲地发现这鱼的两侧的颜色，开头显得不完全一致，马上这不清晰的差异变成斑点。这是一条鳊鱼，大约重一磅半。

他的位置是在桥拱的一侧，脱离水流的冲击，几乎是在桥墩之后，但是他能看得到任何在涵洞随水飘浮的东西。紧挨着他上面的是缠结着那根枯枝的水草。这样在桥的阴影里和在水草下的暗处他可以很容易地避开注意。他也极为谨慎，稍微的动静足以使他赶紧逃到桥拱下；他的藏身之处不过一英尺远，鳊鱼可在一瞬间窜过十二英寸。

夏天往前推移，干草给大车运走了，麦子成熟了。收割者已经把部分早熟的庄稼割下。在我不时坐在山杨树下，潺潺的水声传到我的耳鼓时，偶尔想到听凭鳊鱼留在那里让某个无知的人知道他的存在，这是件可惜的事情。

他可以用好多办法悄无声息和不为人知地隐退。但是，捕获他而得到一时的快乐又怎么和几乎天天见到他的快乐相比呢？

我观察他有好几个星期了，小心翼翼地不让人觉察我怎么继续不断地向那里的水中观望。有时瞥一眼后我用背靠着护墙，好像注意另一面的一个物体。如果有人追随我，或若上去越过护墙细看，那我就漫不经心地用我的手杖敲

敲墙头,使手杖的影子投射到水面足以使鱼儿溜到桥拱下去,或装作由于天热而抬起我的帽子挥动使他警觉。

在我观望他时,即使沿岸没有人,我也总是先让他溜到桥拱下面再离开,以便增加他的警惕性。知道有这么多经过的人都戴着高礼帽使我欣慰,这保证他们看不到什么,因为帽子的黑影要伸得比护墙的黑影远些,在人们没来得及看河面时就足以使他警觉了。

夏天就这么过去了,使我感到极大的欣慰的是鳊鱼没有被发现。

这一情况持续了三个季节。人们不过在几码之遥的池塘垂钓,从未向北岸有阴影的一面的桥拱下看看。有三个夏天我愉快地一天接一天地看到那条鳊鱼,只要我在那条道路上散步,尽管渔人近在咫尺,那个地方也不禁止人们捕猎,但他总是逃脱了人们的注意。想到要在人的鼻子底下看到什么东西是多么难,这真是个奇迹!

可是,在第三个夏季的一天早晨,我发现有个渔人站在大路上,越过低矮的护墙往河中钓鱼,但他的目标是另一座桥拱,用的是钓鳊鱼的麦团,在此人站在那里的当儿又来了两名挖土工。自然他们安静地走过来看看那个渔人在干什么,其中一个蓦然发出一声叫喊。他看到了那条鳊鱼!那个正在用麦团钓鱼的人纹丝不动,所以鳊鱼放心地出来了,那个挖土工——你得相信挖土工看这类东西的本事——发现他了。

挖土工知道如何看水中的东西。他有点兴奋地告诉钓